





巨匠丛书

# 兔子安息

JOHN UPDIKE

厄普代克选集

70

[美]约翰·厄普代克 / 著

屠国元 / 译  
张跃军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兔子安息/(美)约翰·厄普代克著;屠国元等译.  
—2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3  
(巨匠丛书/安春海总策划)  
ISBN 7-215-04121-2  
I.兔… II.①约… ②屠…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468 号  
豫版贸字[1995]第 05 号

---

约翰·厄普代克选集

兔 子 安 息

---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屠国元 张跃军 译

责任编辑 刘玉军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字数 419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2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215-04121-2/I·546

## 译 序

1981年，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出版了著名的“兔子系列”第三部《兔子富了》，并宣称每隔十年要推出一部大作。果然，该系列的压轴之作《兔子安息》于十年后的1990年问世。其实回想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兔子四部曲”都是相隔十年左右的时间发表的，《兔子跑吧》在1960年，而《兔子归来》则在1971年。

《兔子安息》共分三章，分别为“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和“迈阿密”。第一章故事开始时斯普林格汽车行的拥有者斯普林格太太已经过世，继承者贾尼丝也已让哈里把车行的日常管理权移交给了他们的儿子纳尔逊。赋闲在家的哈里在佛罗里达州的迪里昂市买了一套公寓，过着一种近乎寄生的退休生活。因为无所事事，却又不甘孤独，精神变得无所寄托，他开始毫无节制地进食，结果身体日渐发胖。一次他带孙女朱迪出海，不料遭遇翻船，为救孙女导致心脏病突发，虽经及时抢救而幸免于死，却从此成了彻头彻尾的病壳子。第二章中哈里已回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鲁厄市。故地重游，哈里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心中油然而生对无数往事的绵绵回忆。儿子纳尔逊吸毒上瘾，在车行售车生意上做手脚，进行贪污，欠下一身债，结果被弄进费城一家康

复中心接受治疗。妻子贾尼丝想开创中年人的事业，因此进夜校学习房地产课程，根本无暇顾及车行里的事情。哈里重新接管车行。第三章中哈里一度想与儿子重整车行，梦想再次开创事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由于家人，特别是贾尼丝和纳尔逊的排挤，再度被迫离开车行。后来因为自己与儿媳普鲁乱伦之事败露，他不得已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开车回了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他进食无度，又拖着有病之躯去打了篮球，结果心脏病复发，猝然离开人世，年仅五十六岁。

“兔子四部曲”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简直无所不及。厄普代克似乎从中找到了一系列永恒的题材：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伦理关系、两性关系、宗教危机、消费观念以及社会老龄化、高科技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冲击等。四部小说所涉内容时间跨度大，可以说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个时期的缩影，是反映当今美利坚民族及其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一部断代史。

主人公哈里是一个孤独的寻梦者，一辈子都在寻找着什么，也在逃避着什么。从《兔子跑吧》的开场戏中他与孩子们打篮球到《兔子安息》中他因打篮球心脏病复发而死，一个满心困惑的寻梦者最终难逃失败和死亡命运的人生轨迹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哈里不甘孤独，却难逃孤独的牢笼；哈里不甘梦碎，却难逃梦碎的悲剧；哈里不甘失败，却难逃失败的命运。他尝试被人理解，却总发现人与人之间隔着那么一堵无法逾越的墙。透过哈里的一生，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始终一如往昔，未能冲破。《兔子安息》中的贾尼丝不是在外面那个“没有他的世界里”忙碌，就是在家里抱着电视看那些他觉得“无聊透顶”的节目。甚至在弥留之际，他因为心里放不下那个他自己以为是自己女儿的安娜贝丽，所以对儿子说了“纳尔逊，你有个妹妹”，可儿子却误以为父亲指的是姑姑米姆。炫目的外界，困惑的内心，喧嚣

的尘世，空寂的精神，无时不在摧残哈里那份本已脆弱的理性，让他无所适从，总觉得自己不知“又做错了什么”。家庭、生活、社会等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整个人仿佛得了“幽闭恐怖症”。也许逃跑是他惟一的选择（如果他还有能力选择的话），可他又不知该逃向何处——其实他无处可逃。我们不难看出厄普代克给哈里起“兔子”这个绰号的用意。“兔子”的隐义是某种动物性的能力，没有多少理性的成分。逃跑，不管是接近还是远离，归根结蒂都只是逃跑。如果说哈里年轻时候（《兔子跑吧》中的他才二十六岁）的逃跑还有什么积极向上的意义，算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困惑，寻找某种新的精神寄托，那么在《兔子安息》中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的逃跑无疑是无奈的，其表现形式或手段不乏自虐色彩，例如与儿媳乱伦、毫无节制地进食、重病在身却又偏偏去打篮球等。这种逃跑的结果注定他末日的来临。这一点厄普代克在《兔子安息》开场时就表白得清清楚楚：哈里在机场接儿子纳尔逊一家时莫名产生了一种“末日之感”。时光流逝，往事不再，日益衰老的他依然也只能“陶醉于昔日那个记忆中的世界”。社会出了问题，周围的人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他自己也出了问题，这一切都昭示他终归失败的命运：想寻找的东西总是找不着，想逃避的东西永远逃不脱。死亡与其说是被动的，不如说是主动的，这是哈里自己选择的最终逃避方式。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一个在别人眼里全不中用的废物，一个只配给别人收拾烂摊子的冤大头，一个不能自控的贪食者，甚至连他的情妇也在出卖了自己之后用死的方式弃他而去。他在这个世界上已找不到继续存在的理由，已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尽管万般不甘心，可除了死他已别无选择。

虽然我们不能说“兔子系列”是作家的自传，但厄普代克本人的生活经历与其笔下哈里这个人物的人生过程，特别是死亡，应该说有某种关系。读者甚至不难从哈里身上看到厄普代克的影

子。厄普代克 1932 年出生，比哈里年长一岁。小说中哈里年仅五十六岁便离开人世，虽然按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却也能看出作家写作时的心情。厄普代克写《兔子安息》时，其母亲因病住院，不久便去世，而且他自己也是抱病写作。他的抑郁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尤其对故事结局的安排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曾说：“母亲弥留之际的情景和我自己感觉到的衰老以及自己笔下主人公那种更加严重的衰老感交织到了一起。”因此从哈里身上，读者无时不在体味作家自己的不安全感、无奈、无所适从，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衰老、死亡、虚无等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二十世纪文学的永恒主题。

厄普代克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风格大师”。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美国当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凡俗琐事，但却总能用写实的手法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让人读后回味无穷。《兔子安息》的问世虽然毁誉参半（有的评论说它“是为数不多的英语小说杰作之一，与狄更斯、萨克雷、艾略特、乔伊斯等文学巨匠的作品放在一起也不会逊色”；有的评论说它“少了厄普代克年轻时有的那份创作灵气”），但是作家一贯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在其笔下依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体现。《兔子安息》无论在构思、选材还是在语言运用方面均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再加上主人公哈里等人物飘忽的意识流动，让人读来似曾相识，却又觉得流畅自然。作家洗练的语言风格和近乎完善的写作技巧也在该部小说中得以保持。说厄普代克是个精妙的语言大师看来毫不过分；说他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几个作家之一也合情合理。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有他辉煌的一页。

厄普代克出道很早，早在六十年代上半叶他三十出头时便已在美国文坛名声显赫。他多才多艺，获得过很高的荣誉，各种奖项不计其数。他的艺术才能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漫画、评论等方面的创作，正如其笔下作品所涉的内容一样，简直

无所不及。但他对文坛最大的贡献无疑还是在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上，仅长篇小说就达十七部之多。继完成“兔子四部曲”之后，他在1993年推出了《福特执政时期的回忆》，最近又有长达491页的小说《美丽的百合》问世，看来厄普代克现在不是每隔十年而是两三年便推出一部大作，应该说这是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福气，当然更是广大读者的福气。我们有理由相信厄普代克还会有更多的力作问世，因为这位已在文坛驰骋了近四十个春秋的作家虽然已六十四岁，但其创作精力之旺盛完全不减当年。我们期待着。

屠国元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长沙





## 主要人物表

**哈里·安斯特朗:**绰号“兔子”，昔日篮球明星，现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半失业者。

**贾尼丝·安斯特朗:**哈里的妻子，一心想开创中年人的事业，成为“工作女郎”。

**纳尔逊:**安斯特朗夫妇的儿子，一个瘾君子，接受过康复中心戒毒治疗。

**普鲁:**纳尔逊的妻子。

**龙尼·哈里森:**哈里昔日篮球队队友。

**塞尔玛:**龙尼的妻子，哈里的情人。



## 一．佛罗里达

时值圣诞节过后不久，佛罗里达西南地区机场聚集了一群棕黄色的人，兔子安斯特朗也在其中。他突然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似乎他前来迎接的、此刻尚飘浮在空中的，不是他的儿子纳尔逊和儿媳普鲁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而更像是他自己某种内在的不祥之物：他自己的死亡，模模糊糊，像天上影影绰绰的飞机。尽管他站得离候机室的空调器很远，但这种感觉还是令他不寒而栗。纳尔逊让他不自在了三十年。

这机场历史不长。驾车下了 75 号州际公路的 21 号出口，沿着多条车道并行的高速公路跑上三英里即到，似乎漫无目标的公路两旁是成行的瘦弱的棕榈和碧绿的百慕大草。看不到广告牌或自我推销的路边企业，也看不到邻近土地上有白色隔热瓦铺顶的矮房子。你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观后视镜中一辆红色卡马罗<sup>①</sup>敞篷汽车正风风火火地赶上。

“哈里，没必要加速，时间还早着呢。”

贾尼丝，哈里的妻子，在来机场的路上这样对他说。让人痛

---

①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汽车。——译者注



恨的是她近来说话时那种宽容大度、谨小慎微的语气，仿佛他已未老先衰。他侧过脸，看着她把一缕灰白的头发从被太阳晒得栗子般坚韧的褐色小脸上往脑后塞。“亲爱的，后面车子盯得太紧了。”他解释说，一边减速进入右边车道，让速度计指针落到六十五以下。卡马罗敞篷车一溜烟驶过，一个头戴灰色空姐帽的黑妞在驾驶，她肤色棕褐，下巴和嘴唇向前努着，甚至都不扭头瞥他一眼。这也让人痛恨。从后面看上去，行李箱和缓冲器的设计方式使卡马罗像长了一张嘴，两片厚厚的金属嘴唇分开，似要咝咝作响。或许哈里从此便幽魂附体了。

目的地终于出现了，这是一座又矮又长的白色建筑，如同阳光照射下的诊所的放大版——牙科、按脊术疗科、关节炎科、心脏科、法律事务科、法医科——该州整条整条大街都有这些行当。面向老人服务。你把车停在距离褐色玻璃滑门几步之遥的停车场，就会明白整个州都在娇纵宠惯老人。进了门，上台阶，就在那里接飞机，地势平缓低矮，雅致的绒毡灰得像那位趾高气扬的空姐的帽子。空中飘散着某种只有电梯停下或牙医停止钻孔时才能听见的音乐。似被拨动的弦，却无声响，那是通常被忽略的音乐。上空的电子干扰仪掩盖了令人联想起死亡的那种宁静。这些低长的优雅地段，像高速公路一样因为鲜有广告而整洁有序，这让兔子突然想到了什么。空调管道，他开始想，随后又想到腺窝。这是未来的空间，像电影里那些方正结实的隧道，摄像机耍个花招便加速进入星际空间，表示我们正从一个星球进入另一个星球。2001年他还会存在吗？他碰了碰旁边的贾尼丝汗湿的白色棉网球衫的腰部，借以消除突如其来的末日感。她的腰变粗了，不像先前那样呈现优美的弧形，而是长成中年后期妇女的水桶身材。她们腿部消瘦，胳膊松软，松弛的肌肉就像从炖鸡骨头上脱落下来的肉。她在汗湿了的网球衫外罩了件黄色带网眼的羊毛背心，扣子没系，披在肩上是用来抵御候机室空调器散出的冷



气。他天真地感到骄傲，以她的穿着和棕褐色皮肤，即便太阳镜在她眼部留下了白色圆圈，她看上去仍像其他的一些美国祖母，有资格呆在这片阳光灿烂、青春永驻的土地上。

“A5 号门，”贾尼丝说，好像他的触摸是要她回答问题。“从克里夫兰出发途经纽瓦克。”她说话干脆利落，这是她进入中年所形成的谈话方式，像个生意场上的女人，尤其自从七年前她母亲去世之后。母亲把斯普林格车行及其资产留给她，这是丰田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布鲁厄地区仅有的两家拥有经销权的代理处之一。全家仍叫它“车行”，因为其前身就是弗雷德·斯普林格拥有和经营的旧车行。他的遗孀贝西和女儿贾尼丝有种幻觉，死去的弗雷德·斯普林格又在纳尔逊身上复活了。两个人都是精瘦的小个子，情绪变幻不定，因此哈里和贾尼丝每年要在佛罗里达呆上半年——这样，纳尔逊就可以放手经营车行。哈里做了十多年的首席销售代理，和查利·斯塔夫罗斯一起无所不管，但他在斯普林格太太的遗嘱中甚至没被提到，虽然这些年来他一直和她住在约瑟夫街昏暗的大房子里，听她唠叨弗雷德是怎样一个圣人，抱怨她肿起的脚蹼。一切都归了贾尼丝，仿佛他在斯普林格家族只是个不值一提的附属品。纳尔逊和他的一家刚搬进位于约瑟夫街的房子，只需缴纳维修费和房税。由于雅皮士正从布鲁厄市东北翻山进入贾基山镇，这房子现在至少值三十万，更不用说波科诺斯湖那边的别墅，那里即使是森林里的棚子，价格也在飞涨。仅车行地段一项，河以南沿 111 号公路方圆四公顷，就可能从前些年刚来布鲁厄地区的高技术公司那里拿到近一百万，这些公司想利用这里空旷的厂房、有技术但颇受压抑的劳力和墨守陈规的简单生活。贾尼丝很富有。兔子想让她分担他所感到的突如其来的寒意和天外飞来的飞机的阴影，但她却长了外壳似地阻止了他。她腰部的衣服厚而笨拙，仿佛一个沉闷的隐身处。他独自承受着这不祥之兆。



里根当政最后一年圣诞节过后的这个星期二，一群来接乘客的人聚集在机场。一位矮个驼背男人，以犹太人常有的快捷，绕着他们躲来闪去，在他背后朝妻子叫喊，仿佛安斯特朗夫妇不存在一样。“在这儿，格雷斯！”

格雷斯，哈里心想，对于犹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或者也许不是。她们常用《圣经》上的名字如雷切尔、埃丝特，但也有叫巴布拉、贝特的。他还在适应这里的犹太人，向他们学习，努力吸收他们得以如此把握这个世界的哲学。那个身穿粉红色方格衬衫和唇膏红休闲裤的驼背老家伙在向前飞奔，好像前方的飞机是驶出华沙的最后一辆火车<sup>①</sup>。当哈里和贾尼丝计划住过来时，他们的佛罗里达事务顾问，主要是查利·斯塔夫罗斯和韦布·默凯特告诉他们说，海湾这边是基督徒海岸，有别于犹太人居住的大西洋那边，但哈里的确还不曾注意到这点。就他所知，佛罗里达有和纽约、好莱坞、特拉维夫一样的犹太气息。事实上在他们的公寓里，作为非犹太人，他和贾尼丝颇为受宠。别人觉得他们很有趣。看看那个矮子，绝对有七十了，此刻他突然撒腿跑了起来，从垫软垫的椅子中左右跳过，以免到门口前被撞出去。哈里痛悔自己这身赘肉，最仁慈的磅秤也能显示出二百三十磅，这些年来这身肉像毯子似地层层裹在他身上，可他才五十五岁。他本地的医生一直要他戒掉啤酒和快餐，每晚刷牙后他也发誓要戒掉，但第二天阳光一照，他又饿了，渴望任何咸的容易咀嚼的食物。他昔日的篮球教练马蒂·托塞罗生前是怎样告诉他的？到了老年，你吃呀吃，可从来不对胃口。拖着这硕大的躯体，兔子有时会萎靡不振。挤压式的微痛逗弄着他的肋骨，这感觉一直延伸到他的左侧上臂。他一阵阵地感到呼吸不畅，胸口莫

---

① 二战期间，大量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赶往波兰的集中营，很少人能幸运地逃离。——译者注

名其妙地发堵，有压迫感。小时候感到疼痛时他就焦虑不安，周围的成年人会笑着替他解除疼痛；现在他毫无疑问是个成年人了，因此只得自己一笑了之。

一间色彩艳丽的八角形商店隔断了机场的素灰色空间，它出售报刊杂志、糖果、珊瑚纪念品和可笑的上写“西南佛罗里达真是美妙”的淡色T恤。贾尼丝停来说：“你等一下好吗？我去看看他们这里有没有新来的《时装之苑》。行的话，大概我该往回走找间厕所。这种天气尘土飞扬，回程的路肯定会很糟。”

“你现想起来，”他说，“那好，想去就去吧。”她还留着玛米·艾森豪威尔式的刘海，由于年岁增长而日渐稀少，因为潮气和汗水而变得卷曲，使她看上去幼稚、固执而又的确很可爱。

“我们至少还有十几分钟呢，我不知道那个笨蛋着什么急。”

“他只是在热爱生活。”哈里告诉她，一边顺从地等着。她去厕所时，他无法控制自己，就去商店买了点东西来磨牙。一种卖四十五美分的普兰特松脆花生薄片糖，包装上写的是“正宗普兰特花生糖”，在运输途中断为两截。他想留一半等全家一起驱车回去时给两个孙子，那肯定会是个小小的惊喜。但是头一半太好吃了，他忍不住把另一半也吃了，甚至把糖纸里的碎屑倒在手心里，像食蚁兽一样用舌头舔起来。之后他想回去再买一块，供自己和孙子们在车子里享用——“瞧爷爷买了什么！”当车拐上75号州际公路时，他们会说——但他担心自己会把糖消灭完，所以只是站起来，朝窗外看。透过机场的大窗户可看到跑道，因此如有飞机失事，每人都可大饱眼福：机身变成一个大火球慢慢减速，摇摆不止，并将机翼甩落。他试图用舌头清理齿缝间粘粘的碎屑、坚硬的糖渣和玉米糖汁——感谢上帝，这些牙还都是他的，连靠外的几颗也没镶齿冠——兔子盯着午后阳光之下这宽大的机场。跑道渐小，最后成了三角形。在洒水系统所能达到的绿色之外，佛罗里达的平坦土地一片茅屋顶般的棕褐色。冬天的气息仿



佛已经降临，但严寒远未来到。气温每天都在华氏八十几度。在佛罗里达住了四个冬天后，他知道海湾吹来的风如何在第一个球座<sup>①</sup>便刺进体内，如果开始得早的话，只有临近中午才能脱掉运动衫。但今年的十二月除了月中来过一次寒潮，其他时间就像是宾夕法尼亚的九月初——挺热。只有树叶变了色的七叶树和空气中使人慵懒的干燥及蝉的嗡嗡声才显示夏天已经过去。

糖果下肚后，末日感的魔爪又抓住了他的心：像细小的尖刃紧紧攫住一颗独粒钻石。近来报纸上有不少死亡消息。马克斯·罗宾逊，全国第一位和惟一的黑人国家新闻节目主持人；还有罗伊·奥比森<sup>②</sup>，他总是一身黑色，头戴黑色太阳镜，以女人似的尖嗓音演唱《漂亮女人》；就在圣诞节之前，泛美 103 航班在苏格兰上空五英里处像熟透的西瓜一般裂开，将乘客的尸体和燃烧着的飞机残骸洒遍那个高尔夫球场，和那条颇像格洛克摩拉的小镇的街道。小镇的真名叫洛克比。你可以想象，你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庞大的罗尔斯—罗伊斯引擎在为你催眠，空中小姐端来丁当作响的饮料盒。你心想，反正已坐上班机，除了轻松自在便无事可做。突然，随着一声巨响，传来震耳的开裂声和四散的尖叫声，整个惬意的世界在沉落，身下只有漆黑的天空，你的胸部被无法呼吸的可怕的冷气挤压着，你很难相信它的存在，除非有时你确实感到它还裹在手提箱中，藏在不能压缩的箱柄上。当你打开外衣，宇宙空间死神的无情凉意还在你肮脏的内衣和浴巾里。就在昨天，一架从罗切斯特飞往亚特兰大的飞机在三万一千英尺的高空裂开，报上说开了条四十英寸宽的口子，最后幸运地降落在西弗吉尼亚。一切都在开裂，飞机，桥梁。里根治下的八年没有谁关心储备，只无中生有地造钱，到头来大肆举债，依赖上帝

① 高尔夫球发球区。——译者注

② 著名摇滚歌手。——译者注

保佑。

哈里一生中曾飞往各地出席有各路销售商参加的会谈。九年前那次是和另外两对夫妇前往加勒比地区，但去佛罗里达他总是和贾尼丝驱车前往，所以他们在那里有辆车。纳尔逊也许会抱怨，因为他们只有一辆，虽然是辆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六个人的卡利旅行车。纳尔逊喜欢单干，花上几个小时跑神秘的差使。真是块心病。哈里的舌头开始发粘，他不再搅动上颚犬牙后的那一小块甜甜的玉米糖。

今天早晨的迈尔斯堡《新闻报》有条消息，说住在劳德代尔堡的一位孕妇昨天在一桩未遂抢劫案中被枪杀。肯定是黑人干的，但报上没说，他们现在不说了。孕妇死了，但小孩通过剖腹产得救了。报纸头版还登了对一个家伙的采访，他被证实捡了个十二岁的女孩，让她吸毒，奸污后又将其活活烧死，眼下他在监狱死囚区的牢房里抱怨蟑螂老鼠太多，他对记者说：“我一直在尽力，但我绝不是天使，我也绝不是杀人犯。”这话让哈里觉得好笑，让他想到了什么。既非天使，也非杀人犯。不像那个叫邦迪的小子，在十几个州杀了十几位妇女，塔拉哈西<sup>①</sup>那里却一直拖延着不将他正法。裕仁天皇也在悠闲度日。哈里还记得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出现在战争宣传里的情景。

他从未忘记，三十年前的那个六月，他的幼女丽贝卡·琼怎样溺死在浴缸里。当他独自回到公寓，浴缸里还有令她死于非命的温热的灰白色水。上帝没有拨开塞子。对上帝来说这是举手之劳，他曾使太空星辰各就其位。他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或者从宇宙中消除导致那架飞行在苏格兰上空的泛美 747 爆炸的任何因素。那些心脏剧跳的躯体在黑夜中砸落下来。当他们从空中坠落，空气潮湿得像温热的水，温热灰白像这机场，人们像空气管

① 佛罗里达州首府。 ——译者注



道中的尘埃一样穿行其间。对于航空公司，乘客只是计算机里的数字而已，多一个少一个谁会关心？对此他们又能明白多少？屏幕上出现一个信号，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躯体仿佛湿西瓜籽似地飘落在地面。

一颗星星出现在朗朗天空。在蓝色的条纹云层中，一架飞机闪着光俯冲而下，直朝他们飞来。这个光点，他想，载着他的亲人：他的儿子纳尔逊，他的左撇子儿媳普鲁，不过她的教名叫特里萨，他八岁的孙女朱迪和四岁的孙子罗伊。罗伊是在秋天降生的。从孙子出生的那年至今，他和贾尼丝每年都要在佛罗里达呆上半年。实际上这孩子是以祖父和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叫哈罗德·罗伊，但每个人都叫他罗伊，这令哈里反感，因为罗伊·卢贝尔是个被阿克伦公司开除的汽管装配工，脾气极坏，甚至都没有来参加女儿的婚礼，对七个饥饿的孩子也从来不闻不问。普鲁至今看上去仍饥肠辘辘，她让哈里想到自己。那颗星星变大了，成了只碟子，好几处闪着亮光，如同一台带机翼的铝质机器般滑行着，在毫无生机的平坦的低矮丛林和种满棕榈树的毛茸茸的地面上空逐渐显露起来。他想象着飞机降落时突然爆炸，由一个亮光处起火，成了一只包裹着黑色的红火球，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他惊异地发现自己这么想时竟无动于衷，只有作为旁观者的一丝寒颤、面对化学药品狂怒时凄凉的震惊，还有发现自己不在飞机上，而是安全地呆在玻璃窗这一面时的如释重负，同时隐隐地有种针刺般的末日感。

贾尼丝又回到他身边，气喘嘘嘘，兴奋不已。“哈里，快点，”她说，“他们已经到了，提前了十分钟。从纽瓦克过来肯定顺风。我从厕所出来，走到门口，却没看到你；你不在那儿。你到哪里了？”

“没去哪儿。只是靠窗站着。”他意念中爆炸的那架飞机根本就不是他们乘坐的那架。